

戎马长歌

廖开林(四川成都)

边关月淬炼钢枪的冷芒
口令撕破黎明的雾障
正步踏出大地的心跳
迷彩服下青春
长成界碑的质地
风雪擦亮帽徽时
整座山脉都在敬礼

当洪峰咆哮堤坝
迷彩化作逆流的鱼群
瓦砾间托起婴儿的手
还保持着持枪的稳定
地震撕裂大地时
军靴踏上生命的通道
废墟上升起的军旗
是黑夜永不坠落的星辰

沙场秋点兵
舟桥车卷起数字化狼烟
屏幕闪烁如群星
指令在光缆中奔涌
无人机划破天幕时
电磁脉冲织就猎网
天堑变通途
昔日的刺刀白刃
已淬炼成牢固的防火墙

硝烟里的红蓝对抗
舟车碾碎晨曦霜
舟桥兵刺穿水面
炮火在数据库里精确绽放
指挥官眉间的沟壑
藏着千条行军路线
沙盘推演间山河
在瞳孔中一一列装

江河铸剑者
与士兵同频呼吸
湍急的巨浪
为架桥的勇士呐喊
装甲火炮驾驶员
在浪涛上刺绣穿梭
哨所里的青春 钢枪
凝聚成用我必胜的战斗力

军事比武场上
迷彩服渗出血盐与荣光
国际维和区
蓝盔映亮战地儿童的眼眸
亚丁湾的浪涌间
舰炮丈量和平的射程
每当口令响起
故乡的月亮被刻在枪膛

而今站立处
钢枪与卫星完成接力
年轻的手指
在触摸屏上调兵遣将
但古老的血性
仍沸腾在数字化血管
当战斗警报撕裂长空
龙吟依然从刺刀尖迸发

且看每一个坚毅的背影
都带着整座军营的重量
每个百姓的安眠夜
都有军靴在边境巡行
当晨光再次映亮帽徽
群山依然保持敬礼的姿势
——因为最硬的钢铁
始终长在民族的脊梁里

诗人心里的春天

(外一首)

张青山(四川成都)

每一个诗人心里
都深藏着一个盛大的春天
以此,来对抗
漫长的炎夏与严冬

在雪的眼里
黑,是另一种静美
在烈日眼里
凉,是另一番温柔

春风裁句,春雷敲韵
春雨润墨,春花题诗
春天每一章节都随我的脉搏
轻轻跃动

而我所需要的春天
不是春风十里,不是面朝大海
更不是春暖花开
而是,有你在身旁

又见白玉兰

假装不经意
又一次从你身旁走过
在这早春二月

独坐凤凰山,空谷听花
唯你,最光芒
抢先半拍,攀上高枝
风起的时候
一副贵妃醉酒的模样

我已把远方还给远方
把诗,还给文字
你站在那里
我总有扑不灭的火

赤水河左岸的时光

朱蓉(四川泸州)

站在赤水河左岸,人就立在悬崖边上。

若非经年累月的人工营造,寻常人很难安稳抵达这片秘境。昔日天险崎岖,山路弯弯绕绕,多处隘口仅容一人侧身通行。可步步深入便会察觉,此间一梯一石、一栏一角,都藏着细致用心。坡度缓急有度,栏杆高低合宜,转角处骤然铺展的景致,让险峻山野生出温润的气息。这便是郎酒庄:将山川天险化作寻常烟火,把人间日常酿成诗意图画。

山中神奇。我住的那间房,推开阳台门,左侧一面赭红色的峭壁就悬挂在眼前,如敞露的胸膛,豁然醒目,让人惊叹。久久凝望,似有所思,却又难言其意。只觉那红色不僵硬,满是鲜活气韵。雨后色泽深一层,晴日调浅一层,四月的阳光照上去,泛出釉陶般细腻温润的光泽,沉静又动人。

目光往下移,正前方是几排灰黑色的屋脊,错落有致,隐在树丛之间。熬煮出的甜酸气,带着粮食的熟香,就是从那里漫不经心地散出来的。那是酿酒车间。光初亮时,庄园便褪去静谧,酿酒工人们身着工装,俯身窖池、躬身劳作。翻粮蒸煮、摊晾降温、封窖发酵,岁岁年年,循时有序。他们的手掌常年和温热的粮食、粗糙的窖泥打交道,结着厚厚的茧,把河谷的湿气、山间的清风,一茬一茬揉进粮食里。新粮正在入窖,去年的酒还在坛中沉睡,香气便这样不分昼夜地飘着,把整座山都熏得微微醉了。

对岸是一片开阔的缓坡地带,屋舍鳞次栉比,簇簇簇新的,像一座正在长大的小镇。视线再往上走,缓坡之上,山岭如环似抱,坚毅,自持。细看时,山岭上正漫出丝丝缕缕的云汽,像大地在春日轻柔的深呼吸。

前后左右都是山,山下是谷。谷下会有什么?我最关心的,就是左右山势之间的峡谷深处。我们都知道那里有一条河——赤水河。

对这条河,我们一直充满想象,它早就不只是一条河,而是一个神话。四月的赤水河,水量比秋冬时节丰沛,河水依旧是青青亮亮的。午后阳光落在河面,泛着淡淡的青蓝,绵长而细密地流淌着,像一匹舒展的绸缎。追寻着它的流向,到了前面的二郎滩,它陡然往下一沉。一段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自然传奇,就诞生了!

我常常在想,或许是造物主觅水而来,饱含天地诗意,在这里实在隐忍不住,往人世间的口腔里倒下一杯酒。

酒在山顶上。一个一个的陶坛被整齐码放,头顶着一丛丛新生的绿草,像潜伏中的士兵,静中待动。这样的场景成片相连。这里也叫广场。把广场建在山顶上,不知是谁的高见;而让这些酒袒露在天地间,接引着一年四季的风霜雨露、日晒夜露,这又是谁的发明?日日巡护坛阵的工人,脚步轻缓,从不大声言语。他们熟悉每一片坛区的朝向,每一缕山风的来去,每日拂去坛面浮尘,记录温湿变化,默默守着这满山待熟的时光。风从河谷吹上来,带着湿润的水汽和野花的清香,穿过坛与坛之间的缝隙,发出低低的呜咽。山顶漫出酒的香气,天地似乎已然微醺。

我想,夜半三更,一定有酒的精灵破壁而出,手舞足蹈,活灵活现;各路神仙也定然纷至沓来,在这里摆开天地大筵。一时间,好一个歌舞升平、欢天喜地。在人间,谁见过这样的情形?

可没有不散的筵席。光芒终究只是一瞬,再喧嚣的光景也有清静的时日。谁说青春年

少过?谁不曾血气方刚,豪气干云?也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休养生息了。岁月不歇,琐事缠身。即便躁动喧哗难免,也得凝神静气。日子还长啊!酒说。

真是天造地设,一切早有安排。于是,热热闹闹的新酒,推推搡搡着,络绎不绝地来到了山边的地宝洞。洞外是春暖花开,洞里却仍是恒温的清凉。不见日月星辰,只有晨曦与黄昏的错觉。酒在这里一边读原典,一边有心得;时时壁思,处处反躬自省。内心逐渐强大,精神日渐富有。它们环顾左右,踌躇满志,一次次想要破壁出走、一展宏图,换来的却是壁上那一道道无声印痕。时间长了,就有层层叠叠的酒苔在老坛的外壁,一一泛出。灰白色的,摸上去潮湿而柔软,像岁月长出的皮肤。

看到酒苔,唯有恭谨。劳动者的手茧,可以方物。时间总能说明一切,甘苦自知;人生一世,天道酬勤。坛中的酒愈挫愈勇,勉力而行,尽力而为,一切尽在修炼得道中。

在地宝洞的上方绝壁处,有一片几十米的半弧形鼓坡。翻过之后,就有一道逼仄陡峭的洞口相迎。洞口直上直下,间距数十米。上方才是天宝洞。走进天宝洞,凉意比地宝洞更甚几分。洞顶滴水,落在坛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像古老的更漏。我伸手摸了摸那些坛子,有的温,有的凉,每一坛都有自己的脾气。在这里值守多年的老师傅,早已与洞窟、老酒共生一体。他无需看仪器,仅凭体感便能辨出洞内干湿冷暖,守着数十载光阴,看着一坛坛酒从青涩走向醇厚,静静老去。向导说,这些酒在这里最少睡了十年,有的二十年、三十年。我忽然想,它们会不会做梦?梦里是不是赤水河的水声?

一束阳光穿透密林,照亮沉寂的幽谷,那不仅是光的抵达,更是山谷的苏醒。彝族作家李美桦的长篇小说《金色的弹壳》,如一束温暖、明亮的叙事之光,连接起个人成长、民族记忆与家国情怀,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天地间,激起一片温暖而深沉的金色回响。这不仅是深情的“边缘”书写,更是一部关于“看见”、关于理解与精神共融的壮美诗篇。

故事发生在金沙江畔的彝寨乌地吉木,彝族少年乌萨和小锺子在红军北上后,肩负起救护红军伤员的重任。面对敌人的封锁与搜剿、恐惧与孤独、饥饿和疲劳,在与敌人巧妙周旋的过程中,他们机智地战胜一个个困难,一次次化险为夷,不仅完成了保护伤员的任务,更收获了宝贵的人生经验。两位小英雄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绘就了一幅边地少年与时代命运交织的成长图景。

弹壳,本是满目疮痍的战场上冰冷的物证,在作品中却被赋予了全新的象征意义。为实现捡个弹壳给阿普(爷爷)做烟嘴的愿望,少年乌萨不顾自身安危,在狮子峰激战中藏在山上的树洞内。尽管飞舞的子弹吓得他瑟瑟发抖,战斗结束后他还是大着胆子来到战壕,捡到了他心仪已久的弹壳。当他的褂子被荆棘划破,因丢失心爱的弹壳气得哇哇大哭时,是红军战士送他几颗弹壳弥补了他的遗憾。乌萨笨拙地给阿普做烟嘴,心爱的弹壳被他砸碎而伤心落泪时,是红军伤员伸出援手实现了他的愿望。对乌萨而言,铮亮的弹壳是送给阿普的礼物,是童心的寄托;对红军伤员而言,它是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明证;对整个故事而言,它是连接个人命运与家国历史的金色纽带,是残酷战争中人性温暖与理想不灭的象征。这些源于生活现实充盈着温情的描写,让小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厚重的历史背景、博大的家国情怀,已如春风化雨,浸润心田。

《金色的弹壳》无声地让彝乡的日月山川、古朴的房舍、温暖的火塘以及山里人的纯朴与勤劳,化为饱满的叙事肌理,走进新时代儿童的阅读视野。乌萨的梦想如盛开的小黄花,朴素得令人心疼:他想捡一枚弹壳给阿普做个漂亮的烟嘴,想在温暖的板房里饱餐一顿坨坨肉,更梦想着他们天真的笑声天天飘荡在寨子上空……这些愿望,裹挟着泥土的芬芳与生命的温热,瞬间消弭了时空的距离。无论生于何时何地,孩子对亲情、温饱、安宁与快乐的渴望,是如此相通。

如何向孩子讲述战争与苦难,是儿童文学必须面对的课题。《金色的弹壳》给出了一个充满温情与智慧的答案:不回避黑暗,始终让星光闪烁其间;不粉饰残酷,坚持用希望为叙事定调。小说一波三折,不仅讲述了少年英雄乌萨和小锺子与保安团周旋,把他们带进地窝藏财物的山洞与土匪火拼,调虎离山弄到保安团的衣裳,巧妙帮助阿达(父亲)护送红军伤员寻找部队的惊险与传奇,还以大量优美、细腻的细节,描绘了彝乡四季流转的壮美画卷。“嫩黄的阳光透过树梢,窸窣窣帘落一地细碎的光斑”“远方的山峦在五彩云霞的映衬下轮廓分明,高高矮矮的山峰在明暗交错的阳光照射下,显得动感十足”,这般明亮的意象,与战争阴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儿童文学作品,《金色的弹壳》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同样写出了少年儿童的童真童趣。乌萨和小锺子的一唱一和,胖墩乐颠颠地从家里掏出苞谷棒子、神龛上的狮子糖,以及下套捉野鸡、山洞里的“烧烤晚会”、绿荫塘边戏瘦猴……这些故事宛如儿童乐章中轻快的插曲。在特殊的环境中,通过孩子们的对话、动作、心理描写与环境渲染相结合,不仅调节了叙事节奏,更让“童年”的本真渗透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和深沉厚重的时代感。即便在当时的岁月里,孩童的天真、游戏的快乐、同伴的情谊,依然如石缝中的小草,顽强地寻找着阳光。

作者的笔触,饱含深情却又轻盈如歌。他让彝族的年节习俗、月鲁鲁的古老传说、对山林自然的世代敬畏,如盐溶于水般,自然流淌在叙事之中。文中彝族尔比(谚语),如“不能因为老鹰就不喂鸡”“甩出去的石头,吐出去的口水,是收不回来的”,既闪烁着古老的智慧,又充盈着生活的幽默。它让彝族小读者在书中惊喜地找到了自己,更让其他民族的小读者看见了一个真实、立体、可亲可爱的彝乡。

《金色的弹壳》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多重金色启示。当乌萨最终将那枚金色的弹壳握在掌心,他握住的不是一段历史的深沉回响,一份精神的光泽传承。当小读者轻轻合上这本书,他们带走的,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更是一颗被悄悄种下的种子——种子里有对历史的尊重,对生命的热爱,对正义的向往,对和平的笃信。种子会在心田里静静生长,这些由故事带来的星光与暖意,会在岁月里连成一片明亮的原野,默默滋养那些向着未来生长的脊梁。

我们行走于世间,总会遭遇纷扰与不顺,扰乱心境,徒增烦恼。人生漫漫,所有悲欢起伏终会随时间远去。与其困在烦扰与委屈里,不如像这棵树一般,活出骨子里的倔强与洒脱,活出独属于自己的姿态,留给世间一段回味与惊叹。

我依旧喜欢漫步古城墙边,再看一看半墙上的这棵树。只是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为它的安危忧心。

半墙上的树

陈才明(四川凉山州)

在街角回廊下,蜷起身子,一声不吭。

这样的天气,总让人暗自忧心。

狂风暴雨虽不是头一回遇到,我的心情却总要许久才能平复,因为心中一直惦念着半墙上那棵树:纤细的枝干上还托着硕大的“鸟巢”,能否扛得住风雨摇晃?紧贴墙面的根系附着力本就不强,会不会被暴雨冲垮?这株长在险处的树,如同在高空表演绝技,没有任何防护。风雨肆虐之下,一切都充满未知。

雨势稍歇,我便抱着小女儿快步奔向古城墙。

所幸,那棵树依旧挺立。枝叶被风吹得歪斜,枝头水珠不断滴落。宛如刚沐浴完毕的少女,长发散乱,发梢水滴答作响。树干稳稳挺立,不见丝毫损伤,如同身经百战的战士,沉稳而笃定。攀附在墙面上的根系被雨水浸透,隐隐似有汩汩声响,像一头干渴的水牛埋头畅饮——不知这一场甘霖过后,又要等候多久。

雨后清风裹挟着湿气,空气微凉。清风拂过枝叶,残留的水珠簌簌落下。叶片随风轻摇,不再是风雨中的飘摇,反倒自在舞动,舒展而飘逸,像是饱饮雨露后尽显松弛与生机,与清风相融,自然和谐。

这一场骤雨,算不上一场劫难,更像是一次救赎——为生命洗礼,也为生机蓄力。对于骨子里倔强的生命而言,疾风骤雨不过是一番磨砺,让生命力尽情释放。

我久久伫立,恍然忘我,竟忘了怀中还抱着女儿。她安静地依偎着我,一同仰望墙上这棵倔强



兴隆湖风光 李波 摄

穿越历史时空的金色回响

读李美桦长篇小说《金色的弹壳》

戴耕泓(四川凉山州)